

金秋9月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，中国菌草技术再次受到瞩目。

2006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，在首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，菌草援外扶贫的“卢旺达样本”吸引众多目光，随后，“高山王国”莱索托等国家希望把菌草项目延长、再延长。非洲媒体称菌草是中国带来的“最好的礼物”。

世界看在眼里：这些年来，中国菌草技术项目一直在持续，且已本土化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，演绎着科学造福人类的中国故事。

这个故事，是从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书写的。

致富草，来自中国的礼物

5月中旬，南太平洋的风，如同一把无形的巨手，拂过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蔚然成荫的菌草，如波似浪，哗哗作响，仿佛在演奏一曲赞歌。

这首歌，是中国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、福建农林大学教授、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林占熺，花了近30年心血谱就的。这种草，是他的发明，也是他植入到这个岛国的盎然绿意。

透明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揉为一体，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水乳交融。这是81岁的林占熺，第24次来到这个大洋洲最大岛国，此间已过去数十载。

1997年，在闽宁协作中“一草当先”的菌草技术，逐渐走向国际舞台。彼时，菌草技术已先后在第2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、第85届国际（法国）发明展中揽下金奖，被联合国列入“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”，也被中国列为“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与援外项目”。福建省专门派出科技援助团跨越越海，首秀巴新。

万事开头难，谁也没想到菌草技术援外第一站，充满着巨大的挑战与困难。项目实施地在东高地省鲁法区。白天，冒着骄阳跋山涉水，调研考察当地草本植物资源及气候条件；晚上，在煤油灯下整理数据。餐风露宿成了家常便饭，简单落定的驻地没有窗帘，就把团队带来的硬壳纸、塑料布拿来将就。然而林占熺却很乐观，他想：菌草技术如果能在这个贫瘠之地探出一条致富路，今后在其他国家推广会容易得多，“发展菌草业，造福全人类”的愿望就有可能实现。

林占熺并非动辄讲大道理之人，他喜欢以身作则，工作时的状态便是“拼命”。

没有灭菌设备，林占熺就利用三个废弃的汽油桶、一根橡皮管、两片塑料薄膜、几块石头改制而成；没有现代化的出菇房，就自搭木棚、挖种植沟，利用水、土和塑料薄膜控温保湿，并尝试在树荫下种菇。因地制宜中，保持土壤温度的新栽培技术——阴畦复土栽培法被摸索出来了，遍地可见的野草和随手抛弃的咖啡壳被用作了菌草原料。千呼万唤中，一颗颗饱满的芽、一粒粒晶莹剔透的蕾，带动各种食药菌前来报到，由此诞生了当地名产“鲁法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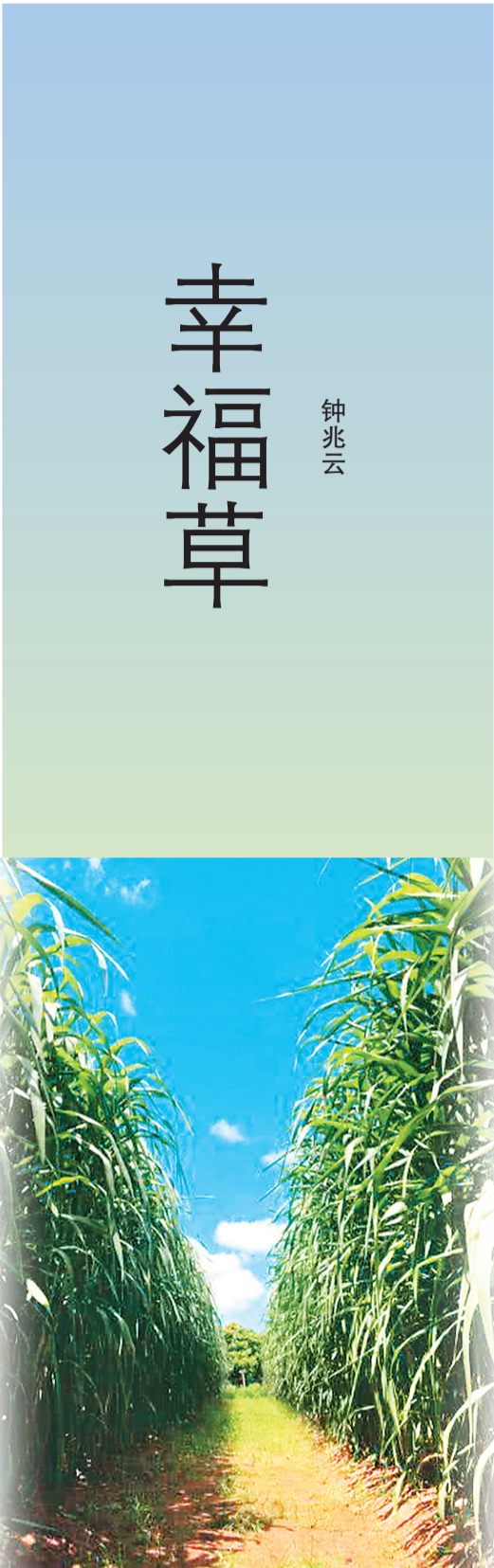
林占熺的巴新学生布莱恩见证了菌草在自己国家生根繁衍的过程。他是1995年在福州首开的菌草技术培训班的首期学员，回国后，不仅将在中国所学所见告诉了当酋长的父亲，还向东高地省省长伊瓦拉图报告。伊瓦拉图亲自飞了一趟福州，眼见为实后，盛情邀请林占熺传经送宝。

东高地省的土壤、气候没有拒绝菌草技术，接下来就是推广，同时开办培训班。中国专家组的一举一动，无不吸引着巴新人民好奇的眼光，大人们饶有兴致地看他们如何做饭，孩子们乐于跟他们互动，识字、游戏……

鲁法区行政长官彼特在报告中说：中国专家们的精神着实可嘉，而他们精湛的技术更不可思议；那些原本印在书本和宣传册上的香菇、平菇、木耳、灵芝，眨眼工夫便由草变来，像变魔术般简单又神奇，其中奥妙无穷。

菌草菇种植的要求不高，只需10平方米的菇床，就能让一家农户摆脱贫困。简单化、标准化、本土化、高效化，以及低成本、高收益、短周期的特点，很快把当地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一眨眼工夫，巴新的三省十区被菌草簇拥得生机盎然，种出的菌草产品畅销巴新的莫尔兹比港、莱城、哈根等地。

1998年1月14日，东高地省菌草示范基地的阳光



幸福草

钟兆云

被笑脸和歌声渲染得绚丽多彩。巴新政府在这里以最隆重的仪式庆祝菌草种菇示范成功。五六千人穿着节日的盛装，不少人走了两天两夜的山路赶来。庆典上，喜获丰收的村民情不自禁地捧着用野草变出的各种菌菇，载歌载舞。

他们由衷地感激林占熺，将他培育的菌草取名为“林草”，又称其为“幸福草”“中国草”。巴新内阁成员卡拉尼情切之中，把女儿的名字改为“菌草”。他真诚地说：“我要让巴新人民记住，菌草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头号礼物，是中国政府帮助我们的好项目。”

当地省长和部落头领们，纷纷恳请专家组多停留一些时间，到他们那里种草。中国驻巴新大使馆里来访的巴新官员络绎不绝，他们不是希望拿菌袋回去种，就是请求中国扩大菌草项目惠及巴新更多地方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驻巴新的机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使馆人员，也来了解菌草项目。

幸福草，为地球造梦

1998年，菌草技术被列为中国援助巴新的合作项目。

一年下来，菌草对巴新的改变已初见成效。不少农户通过菌草种菇项目获得收入，很快改善了生活。鲁法区的农民杰克逊，就靠种菇的收入告别了草窝

棚，盖起了一幢两层高的水泥钢筋楼房。中国专家应邀前去做客时，杰克逊满怀敬意地给林占熺戴上花环，手捧收获的蘑菇，拉着他到新房前合影留念。每每应邀参观村民们的住宅时，林占熺也不时送上灶具等礼物。

要让习惯于刀耕火种的村民掌握并爱上现代农业技术谈何容易，所以林占熺强调，务须把栽培技术简化到最低层次。他因地制宜研制出的人字形菇棚简而不凡，手把手教会村民栽培的做法繁而不乱。他真心实意地如数传授，希望更多异国学员尽快学会“中国功夫”。除了教室，课堂还流动在实地。林占熺身在其中，每一课都生动活泼，有针对性，也有可操作性，末了还不忘送上勉励。

巴新国会议长纳罗科比会见林占熺和专家组，称赞菌草技术使巴新人民受益无穷，继而形象生动地说：“如果你给我一条鱼，我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你把抓鱼的办法教给了我，我就一辈子都有鱼吃了。同样，如果你给我一些菇，我只能吃一两天，但你教会我种菇，就可以解决我一辈子的生路。因此，这项技术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！”

1999年初夏，林占熺再次来到巴新，迎接他的除了生机勃勃的菌草以及琳琅满目的累累硕果外，还有试验田里那长势喜人的早稻。

林占熺在给巴新带来一场种草育菇的“革命”之余，还默默送上了另一份厚礼——早稻。早稻的诞生，结束了东高地省不产稻谷、稻米一律靠进口的历史。

2000年3月9日，早稻作为中国福建省的“省礼”，在东高地省隆重播种；7月25日首次收割，每公顷产量达6.75吨，亩产达451公斤。巴新报纸称早稻是中国带来的又一份礼物，也可理解为和菌草一样，是中国送给巴新的最好礼物。

“中国草”在巴新20多年的深耕，让这个国家罕见地专门为此多次奏响中国国歌、升起五星红旗。

2018年11月13日，东高地省戈罗卡菌草早稻示范基地喜气洋洋，林占熺与专家组同上百名巴新各界人士欢聚一堂，共赴“福建—东高地菌草一家亲”盛大活动。

这次在巴新，林占熺迎来75岁生日，收下的礼物中有当地人创作的一幅画：高山绿树间，飞翔着一只色彩斑斓的鸟，那是巴新的象征“天堂鸟”，上面还写着一行字：“祝天堂鸟教授生日快乐！”林占熺的双眼湿润了，在大家齐唱生日歌后许下愿望：“希望东高地省尽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，成为全世界的样板！”

林占熺和团队在巴新艰苦创下多个世界纪录：巨菌草产量第一、早稻产量第一、早稻宿根法栽培收割次数第一。

2019年12月，中国援助巴新菌草、早稻技术项目基地又迎来了巴新总理马拉佩一行。八九米高的巨菌草如伞，风中哗哗作响。菌草栽培出9公斤一丛的大平菇，总理特地手捧菌菇合影。他还高兴地看到，菌草养鸡、养猪、养牛、养羊等新技术也已开始示范推广。菌草养禽畜，能大大节省商品饲料、降低成本，且提高肉类品质，因此深受当地养殖户的欢迎。

马拉佩总理曾专程到过福建菌草中心，种下象征中巴友谊的巨菌草。“小而美、见效快、惠民生”的菌草在巴新刮起的旋风持久不息。

从1997年到2024年，有30多位中国专家来巴新工作过，林占熺来往次数最多，前后两任项目组长林占森和林应兴待在巴新的日子，都超过8年；菌草、早稻项目合计受益农户超过4000户，用户评价普遍都好，了解项目的农户渴望参与项目的实施……

东高地省已把菌草、早稻作为继咖啡产业后的第二、第三大产业来发展。东高地省现任省长谢西蒙表示，自己也要响应号召，支持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当地的“幸福草”。他希望，反映林占熺故事的《奔跑的中国草》一书，能尽早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，让世界更多人读到，进而一起投身到为地球造梦的事业中来。

2024年5月，与林占熺一起向巴新飞来的，还有来自中国的大礼。“中国援巴新菌草早稻技术项目基地奠基仪式”正式启动，投资额将达3000万元。

巴新新经花似锦绣后，菌草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，成功的案例不断涌现。林占熺及其团队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、在“一带一路”上不断奔跑，为地球造梦，随者愈众，歌声愈发嘹亮……

题图：植株高大的菌草。 图片来源自环球网

不一样的凉爽夏日。

九曲十八弯，是滦河的一个显著特点。站在高处看滦河，如同一条舞动的银色绸缎，在碧绿大草原的映衬下熠熠生辉。一个周末，我和几位同在丰宁工作的外地朋友商量后，相约来到一处僻静的大山边，那里也是滦河的一个大拐弯处，近距离观看山立河上、河绕山转、山高林茂、山河一体的壮观景象，仿佛面对着一幅精美绝伦的风景画，令人陶醉。

我在丰宁的工作地黄旗镇乐国窝铺村村口也有条河，没有名字，但为村里的每个人所熟知，因为唯一的进村入口就是河上的小桥。河不大，平素无水，河道里长满了青草，是放牛放羊的好去处。河道里还有许多圆鼓鼓的石头，一看便是历受了岁月的冲击，早已没有了棱角，是村民垒墙、修路的好材料。只有到了雨季，或是逢了大雨，村口的河才重新欢乐了起来，成为一条真的河。这个时候，水流在久违的河道里横冲直撞，就着哗哗作响的旋律，尽情地撒着欢儿。拍打在河岸上溅起的朵朵水花，在河岸上留下了循环往复的印记。

人生如河。未来不定，但终究可期。流水潺潺时，水美怡人，确是好时候。水干河枯时，河水也并没有凭空消失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，或许是藏到地下依旧滋润着这片土地，或许是流到他乡汇入大江大海，或许是化作水汽飞上天空，等待时机，变成雨、雪、雹等形态后，再与大地重逢。

古语有云，君子如水，随方就圆，无处不在，我们在人生之河上游弋，亦当如此。人生之河有头有尾、有深有浅、有宽有窄、有高有低，有跌宕起伏也有平整如镜，每个阶段都要一一经历，每个过程都有不一样的精彩。这是丰宁的河给我的启示。

◎零时差

返乡情浓

王一敏（日本）

1999年夏天，我回国到天津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，之后，与正在国内出差的先生会合，两人脚踏直奔东北。那一年，恰逢我们俩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兴安公社（今属漠河市）插队落户30周年，成婚20周年，作为纪念，约定了这次返乡之旅。

那个年代，国内除了飞机，地面交通还很紧张，但北国的各个售票窗口，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看我们的证件，都优先通行。几乎是一口气，我们就径直跑到了大兴安岭的腹部——加格达奇。那里，每天有一趟开往漠河的慢车。

我们登上硬卧车厢，便听见隔壁的餐车里已经人声嘈杂。探头一看，几个中年男子正在喝酒猜拳。一会儿，有位喝得脸红脖子粗的粗壮大汉，走进卧铺车厢，他好像眼前没人一般，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铺位。当杜汉听说我们来自国外，是原来在兴安下乡的上海知青，眼睛顿时亮了，脸盘柔和亲切起来，他伸出手说：“我姓夏，欢迎欢迎啊，你们还想着咱这儿，来来来，我带你们去餐厅，那边县里几个领导都在呢，我给大家介绍……”我家先生笑着婉拒：“领导们都忙着呢，咱们一块儿聊就行啦。”

车终于启动了。列车员刚过来检票，随车的警察又过来了，因为这趟列车行走的是中俄边境线，所以要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。当我们掏出外国护照的时候，老夏的目光一下子警惕严肃起来，虽然只是一刹那，但我还是清楚地觉察到了。我开始注意起眼前的这位东北汉子：脑门开阔，鼻挺，眼目机灵，肩膀厚实。

列车警察仔细询问了我们到访的目的地和访问对象，才通过查验。老夏则告诉我们，现在中俄两国搞经济合作，对外交流多了起来。这时候，我才发现老夏对四周的人头很熟，左邻右舍的旅客都主动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到处把我们抬出来：“快见见，他们可是当年的上海知青，特地大老远地赶来看老乡！”这么一招呼，马上就有人过来问长问短，也有人往我们手里塞吃的，我们在国外早已习惯了的人际距离感，就此秒破。

大家热烈地围坐在一起，说着过去的故事。也许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，享有共同的青春，说着说着，大家的眼睛都有些湿润，那一刻，老夏拉着我的手，反复地说：“你们知青艰苦，真不容易啊……”那夜，睡在我们上铺的健壮老夏，竟安安静静，悄无声息。

第二天，我们继续瞎聊，老夏虽没说自己具体做什么工作，但对漠河的情况似乎很了解，他告诉我们，兴安公社现在都改建制为乡了，那边的人他都熟，他先提示了一连串我们毫无所知的人名，接着，忽然说到了大河西村的曹克俭和于明亮，那瞬间，我的心突地一跳，这可是两位我们极为敬重的乡亲长辈——我一下子握住了老夏的手！

奔跑的机车响起悠长的鸣笛，卷滚着大地的气流，也搅动着我们激动的心。

傍晚时分，列车终于到达我们旅途的中转站阿木尔。老夏和几位旅客非要送我们下车，还和我们合影留念，分手时老夏又提醒我们，这里只有一处涉外宾馆，这几天如果有问题可以找他，并递上自己的名片。我一看，他原来是漠河某个部门的负责人。

阿木尔是一个林场的地名。1969年，我们下乡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，以后，听说沿着大兴安岭里侧正在修建一条铁路，从塔河延伸至漠河的西林吉。而这阿木尔，就是其中一个站点。从阿木尔林场到兴安乡，每天清晨只有一辆长途班车，由于山里的路况复杂，气象千变万化，这趟班车还不能保证定期发车。所以，我们先打听好明天的班车信息，然后才去了老夏说的涉外宾馆。

涉外宾馆是座三层小楼，在一片木刻楞（俄罗斯族民居）的矮屋中，有点另类。更意外的是，楼里没有其他住客，也没有热水。天一黑，气温骤降，冻得我们毫无办法……

又是一个北国之夜，直到凌晨，才朦朦胧胧地好像睡着了。朦胧中，楼道里突然传来了人声，紧接着，有人边敲门边大声叫着先生的名字，很急促。我还糊里糊涂以为是幻觉，但睁开眼睛，看见真的有人进来了，来者竟是老夏，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轻人。

老夏说，昨夜到了县里，想来想去仍不放心我们，就立即叫了辆吉普车再折回来，今天直接送我们去兴安。想到漠河距离这儿至少也有几百里地，老夏为了我们，竟彻夜未眠，深山里赶路黑，如此热情，让我和先生感动得一语塞，不知该怎么表达感谢。

老夏带来的那个年轻人，不由分说地帮我们提起行李往外走，我们只好盛情推却地跟在后面。吉普车先把我们送到一个树林里的招待所，那儿有热水暖气，还有炸果子、白面馒头和高粱碴子粥。待大家刚吃饱喝足，车轮就转开了。

年轻的司机开车飞快，老夏则在旁边打盹。我们睡意全无，各自想着心事。经过二龙河大桥，先生要求停车，1970年他曾在这里待了3个月，天天夜里数着星星，枕着狼嚎。而我一下车，林子里松枝的清香，伴着小咬们无声地扑了过来，刹时，眼窝就热了……

中午时分，车穿过兴安乡镇，停在一栋新盖的大屋前，屋前的院子里，有人正在打样子。我一眼就认出，那不是老詹家的小詹豁子牙子吗？他的大名叫詹庆祥，他的两个弟弟曾是我的学生。小詹虽然头发花白了，但也一眼认出我们，拍着手惊喜地大喊：“那不是小范儿和王老师吗？！早听说你们俩成一对啦，你们可是第一波回来的人哟！”

小詹好像也认识老夏，忙拉着我们进屋坐。马上，我的学生詹庆慧和他媳妇过来了，庆慧已是乡里的干部，他媳妇还是副乡长。乡间的消息飞得特别快，没一会儿工夫，哗啦啦冒出来一屋子的人，大多是我过去的学生，大家乐着闹着，我被团团围在中间……

这一切，老夏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。只听他对庆慧说：“我送他们到家了，就完事啦，你们可要好好招待啊！”然后又过来与我们再次握手：“你们慢慢唠着，我得去乡里啦！”

浓浓的归乡情，在这个北国之夏荡漾开来。



一辆列车行驶在漠河市内。 唐守弘摄（人民图片）

丰宁的河

罗锋

我的出生地麻城是湖北的一座小城，境内有一条名为“举水”的河流，发源于麻城西北部山区，途经几地后汇入长江，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，被麻城人民誉为母亲河。我常想，无论是哪里，为何都会认河流为“母亲河”？

随着年龄增长，学到的知识越来越丰富，这个从小困扰自己的问题终于在书本中和课堂上得到了解答。水是万物之源、生命之源，每一条河流，也都孕育着与它相伴的生命。对于江河，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在闲暇之时，找寻当地的大江大河，或登桥欣赏河边风景，或在水边漫步，聆听河流中的自然之音。

与到访别的城市时，只能作短暂停留不同，我来到丰宁，是真正的长驻。日子一长，我与丰宁的河，也结了缘。丰宁位于河北省北部，有几处美丽的城市名片，“两河源头”是其中之一。

从北京东北部汇入密云水库的潮河，便发源于丰宁县黄旗镇，旧时称鲍丘水、大榆河，河道全长157公里。据说因为水流湍急、其声如潮，才唤作潮河。从地图上观，潮河整体呈现出“勺”字的形状，从黄旗镇到丰宁县城为由北向南的走向，从县城到密云水

库呈现的是弧形，密云水库便是“勺”字底下的那个小勾。作为燕山明珠的密云水库，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北京的“大水缸”，有“北京城里三杯水，两杯来自密云水库”的说法。潮河，在为北京人的水杯中添加水这件事上，是作出了贡献的。

我不止一次循着潮河的脉络，由南向北，找寻它的源头。黄旗镇的哈拉海灣、潮河源、城根营三个村都存在有潮河源头的说法，我也都实地探访、找寻过。我想，兴许正是由于这一整片区域的群泉聚水，才共同形成了潮河的源头，慢慢汇聚成了这条潮河。

在丰宁县城，潮河有一段比较宽的水域，这些年当地花了大力气开展环境整治，在河岸修筑了整齐的护河堤，还建了多处公园，让人们在茶余饭后有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如今，河边宽阔的马路上人来车往，路边商铺林立，好不热闹。

供天津市用水的滦河，发源于丰宁县西北部巴彥古尔图山北麓，古称濡水。滦河流域的土地丰润，碧水环绕，孕育了京北辽阔的大草原，草原上绿草茵茵，骏马飞驰，风景独好。特别是星期一到，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，到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感觉